

22

5-6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

公治長以下在當時為今人也

孔文子以下古人也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

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以子貢方人故疑其然通

考勿軒熊氏曰前十三章言孔門弟子十四至二十一章言列國大夫二十二章至二十四章

通論古今賢人末三章一言夫子之志夫子之學一言改過記者之微意○程氏復心目不說

是格物窮理之端則汲汲於論入似非為己之學者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困勉錄曰總見聖人擇人在世之外不坐抑揚口氣

論語集註

公治長

適喜齋

須。公治亦是。免於刑戮。
有南容。其不必不在纆綯之
中。聖人只語人。不論遇也。兩
賢豈有優劣哉。

妻之

妻去聲。下同。纆。力
追反。纆。息列反。

公治長。孔子弟子。

魯人。一云齊人。

妻爲之妻也。纆。黑索也。

纆。攣。

閭緣反。

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

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

通考。東陽許氏。

曰。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也。聖人言其可妻。是必長有德。而有以得聖人。此言若云。聖人有取乎長。則不須用其字。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纆綯之中。而非其罪。則

固無害於可妻也。夫

音扶。

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

外至者爲榮辱哉。

宋子曰。雖嘗陷纆綯。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陷。

纆。綯爲可妻也。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之道。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爲辱。在我不得罪之道。雖

徐敬紘曰南容所以免禍亂
世謂免夫由已致之者爾

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爲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
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不幸而遇
無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寃皆受之而無慝
也○雙峯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綬非罪以
其一事言之在縲綬則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
可妻也○齊氏曰匡章非孟子遂爲不孝之子公治
長非夫子遂爲有罪之人天下之不遇聖賢者衆矣
○東陽許氏曰擇壻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却言
長雖曾在縲綬自是爲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
綬不足汚其行附蒙引勉齋黃氏曰讀書者最怕氣
不平且如公治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壻驚人
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
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
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
人之本意此
觀書之大法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危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不義之所在刑戮有不可
避則如李唐范滂亦君子所
安矣聖人豈以苟免刑戮為
貴耶

四書釋地續白南容孔子弟
子居南宮已將後南宮适南
宮二字併註出古者命士以
上父子皆異宮故儀禮言有
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
世之氏某宮者蓋各以所居
之宮應劭或氏子居正謂此
考周書文王時南宮括成王
時南宮毛逸周書武王時南
宮紀南宮百達左傳敬王時
南宮極南宮歸先此宋有南
宮長萬南宮牛古今人表有
南宮边博古圖有南宮中紛
紛氏南宮者不獨一仲孫氏
之子已也

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

音滔

又名适字子容諡神

至

反正

敬叔

孟懿子之兄也

魯人

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

謹於言行

去聲

故能見用於治

去聲

朝

音潮

免禍於亂世也

事又見

賢遍反

第十一篇

宋子曰三復白圭見其謹言言行相表裏謹言必能謹行

矣又曰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蕪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

行必不陷於刑戮○新安陳氏曰此章本不見謹於言行意參以三復白圭章故云

○或曰公

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

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

說統曰按此章重一取字于
賤能取多賢是正意多賢能
供于賤之取是副意若于賤
不能取友雖日與君子居究
竟何益斯焉取斯全要咨嗟
歎息耳安之不可少也如
此只歸功於魯便失輕重

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

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

也配合也夫婦皆可以配言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上聲幼時之

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

者且不為况聖人乎厚齋馮氏曰免於刑戮非必免於縲紲也縲紲之不免聖人所

不能計特計其能保首領耳蓋世亂而刑戮易於陷之也唯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耳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考之韻書此字音密又云姓也通作處音伏名不齊

魯人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

成其德者

說苑子賤為單父宰。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

人之術。

宋子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

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

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

○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為單父宰，民不忍欺。

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

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

之如

此。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

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

賢遍

魯之多賢也。

○朱子曰：論語中說君子有說最高者，有大槩說者，如言賢者之

類，聖人於子賤、南宮适皆曰：「君子哉！若人，皆大槩說。」

○南軒張氏曰：非特歎魯之多賢，言美質係乎薰陶

之效如此也。

附語錄：或問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曰：便

雖有聖人在，也須博

取於人，方能成德。

○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

取於人，方能成德。

份按子貢之類悟亞於顏子
豈子賤敢望夫子上章以君
子許子賤亦未必以不器許
之故此章若謂子貢器當
更下進於不器則可如以子
賤為不器而謂其優於子貢
之器則不可也

兄師友厚之至也。雙峯饒氏曰稱人善已可言厚又推本其父兄師友乃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

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音甫皆

宗廟盛平聲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

也。新安倪氏曰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璉周之八簠是商曰瑚夏曰璉也此因舊註想因

瑚在上璉在下而誤耳外方內圓曰簠外圓內方曰簋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

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

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程子曰瑚璉可施祀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

公治長
遍喜齋

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朱子曰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子貢是器之貴者與賤器不同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南軒張氏曰瑚璉雖貴然未免於可器也賜能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所限量哉○雙峯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曰重飾以珠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為卿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胡氏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此以為有用之成材者因下文瑚璉而加重其詞爾○或問子貢未至於子賤之君子歟雲峯胡氏曰子賤亦未便是不器之君子特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之成材尚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程子曰有便佞之才者多

說統曰仁而不佞或人不重
在仁只重在不佞是病仲弓
處

入於不善故學不貴佞。○朱子曰：佞是無實之辨。又曰：佞是捷給便口者，不是諂，是箇口快底人，却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撰得說話也好。仲弓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惡夫佞者，是也。

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

病其短於才也。

慶源輔氏曰：仲弓從事於敬恕以求仁，又在德行之科，而夫子稱其可使

南面。今或者又以不佞爲嫌，則決非務外而事口者，故以爲重厚簡默也。人情徇外而不事內，求名而不務實，故以佞爲賢。附語錄林一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蒙引：重厚簡默，重厚就大體上說，簡默就言語上說，簡是少說，默是不說，意或人未識，仁休其以雍爲仁者，亦是指他重厚簡默處集註於此。曰：重厚簡默是貼仁，不佞意於可使南面，曰：寬洪簡重是貼南面意，此皆倚文生義。今學者看書，亦要依此法。

說口按或人以不佞病仲弓此即是用佞處玩本文兩箇焉用佞通節語氣皆是斥佞之意只不知其仁一句點到仲弓身上然亦是帶言非專為仲弓辨亡○困勉錄曰時方以佞為賢則宜其見說於眾而又曰屢憎於人何也蓋折人以言口可屈而心不服也然人字亦可味見不得取賢者之所憎此是人心公惡處按陳氏以佞為俗人所賢而實正人所惡竊不能無疑不若此之更深矣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度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憎惡去聲下同也言何用佞乎

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為

人所憎惡爾慶源輔氏曰佞人恃口以禦人浮淺躁妄發言成文雖若可聽然其情實則未

必如此心口既不相副自然招尤而取憎也○新安陳氏曰口才雖俗人所賢而實正人所惡

蒙引屢憎於人言佞之不足取也若是直言正辭面折廷諍雖見憎於人亦非君子所避此則言其無實之可惡

以見焉用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

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厚齋馮氏曰左

氏傳云寡人不佞。蓋以佞爲才。衛以祝鮀之佞治宗廟。然顏子爲邦之問。夫子則告之以遠佞。人蓋本訥者近仁。多言者數窮。佞多失言。不佞不害其爲賢也。○新安陳氏曰。或人稱仲弓之仁。而短其不佞。夫子不輕許仲弓以仁。而反喜其不佞。附東陽許氏曰。上焉用佞。蓋泛言下焉用佞。專言仲弓禦人兩句。是言不用佞。而說焉用佞一句在上。不知其仁。是言仲弓而以焉用佞繼之。○語錄問爲人。君止於仁。若是未仁。則不能視民猶己。而不足爲君。然夫子旣許仲弓南面。而又曰未知其仁。如何。曰言仁有麤細。有只是指那慈愛而言。底有就性上說。底這箇便較細膩。若有一毫不盡。不害爲未仁。只是這箇仁。但是那箇是淺底。這箇是深底。那箇是疎底。這箇是密底。○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

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蔡氏曰：公體是

渾然無一毫之雜。不息是天然流行。無一毫之閒愛之理。心之德六字。訓仁之義為甚切。全体不息四字。所以盡仁之道為甚大。只此十字之約。不惟諸儒累千百言莫能盡。而前後聖賢所論仁字。傳博精深。千條萬緒。莫不總會於十字之中矣。○勉齋黃氏曰：當理而無私心。朱子據所聞於師者而言。此章即已之所見而言。全体二字已足以該當理無私心之義。加以不息二字。又五字未盡之旨。蓋亦因其所已聞而發其所獨得。故子文子章雖引師說。而或問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体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則亦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旨。亦足以見前說之義為詳且密也。○陳氏曰：仁惟此心純是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体之也。○西山真氏曰：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備。如人之頭目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人也。○雙峯饒氏曰：此体字當

份按真氏此條尚有解不息
數語不知何故刪去然自四

作活字看。卽君子体仁之体。仁之体本全。故体此仁者。不可以不全。○雲峯胡氏曰。至体而不息。如真蔡之說。則仁之体本自渾全。如陳饒之說。則是以人全体之。愚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体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之人。故著一者字。蓋仁只是人之本心。所貴乎仁者。於此心本体無一毫之虧欠。又無一息之間斷也。○新安陳氏曰。胡氏通主仁者之人之說。自是。程子曰。公而以人体之。則爲仁。此体仁之說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爲己。任弘也。死而後己。毅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必欲以身体而力行之。全体此仁。卽弘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不息。卽毅也。必如此始足。以參透全体而不息者之語。歟。通旨。朱氏公遷曰。愚承先君子之教。曰。仁之一字。以成德言者。不易言。蓋無所不体。而自然不息者。聖人也。能全体之。而不免有息者。亞聖者也。体之未必能公。而息之之時。又多者。仲弓子路以下是也。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遽以爲仁。則非惟未加不息之功。而實不知全体之妙矣。○又按指仁之全体而言。則

呂晚村曰使開是就他材分
可使說開是因他篤志所見
者大不肖小用又有出於聖
意之外者故說之原不是矛
盾也若如艾千子說自見不
足益見其可仕却小看了未
信道理堯舜事業亦只是一
點浮雲過太虛耳故曰曾點
漆雕開已見大意莫要看了
了仕字朱子篤志正指見大
意不安小成恐人誤看入過
高處故下篤志二字便着實
即所謂進取也若如千子說

爲自然之德性自人能全体不怠之而言則爲本
之成德此皆專言之仁皆可謂之仁德言也附仁山
金氏曰仁道至大全体者謂全体此仁無一事非仁
也不息謂無所間斷無一時非仁也全体橫說不息
說豎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

蔡人

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

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

新安陳氏

曰未能真知此理而無毫髮之疑則正當學時未是學優而仕時

未可以治人故夫

子說其篤志

程子曰不先自信何以治人○朱子曰

事父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
不可得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強做得欲要自信得及

止就政事推行處講并篤惡
二字亦錯看小樣矣近人謬
指斯字渠自看魔妄見豈可
因噎廢食此即所謂高者流
於空虛卑者入於功利其不
知此理一也又曰斯未能信
即據所學所信日用平常之
理切實下語不將斯字看作
黑腰子方於註中篤志典不
安於小成意親切有味又曰
近論此節者惟取使說二字
及對契神情謂吾斯句不可
實發此種議論一出純作拈
花微笑一向打入青州布衫
庭前柏樹子去矣○困勉錄
曰袁了凡云聖賢之志全在
天下國家而開之未信則就
此心獨知處說豈有開不能
仕而錯使之者乎蓋學稍有
得苟存心於天下則於人必

命吾人

五

公治長

一

聞其言而深

適喜

又須自有所得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子疑
處方是信○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
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於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恐
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
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附語錄知只是
一箇知只是有深淺須是知之深方信得及如漆雕
開吾斯之未能信是也若說道別有箇不可說之知
便是釋氏之所謂悟也○問是見得吾心之理或是
出仕之理曰都是這箇理不可分別漆雕開却知得
但知未深耳所以未敢自信問程子云曾點漆雕開
已見大意如何曰也是他得這意思漆雕開想見他
已知得八分了因說物格知至他只有些子未格有
些子未至耳伊川嘗言虎傷者神色獨變此為真見
得信得凡人皆知水蹈之必溺火蹈之必焚今試教
他去蹈水火定不肯去無他只為真知○蒙引此聖
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聖人豈不知開之未能無
毫髮之疑但以爲亦可以仕而不知開之立志高遠
如此則有出於夫子意料之外故一聞其言而深

方所齊此夫子使開之意也
學未大成而此理未徹未悟
則雖澤被生民皆分外也此
開辭夫子之意也二意原不
相礙按蒙引以夫子亦知開
之未能信與謝氏註稍異然
實可從了凡亦是本蒙引來
又曰斯字指理信字及註已
見大意見字篤志字字不安
小成不安二字指心謂斯指
心言者諺謂指仕言者尤謬
又曰朱子雖云點見得高想
只在氣魄上略分其實斯字
包得點許多話至篤志處又
是開所獨又曰瞿昆湖云即
其不輕於仕則他日之能仕
可知即其不安於未信則他
日之能信可知趙浚谷曰子
之說之只說其當下一念豈
暇推及他日之信不信夫子

喜之斯字所指甚大斯包甚廣
之未能信非謂無所見也但未盡耶
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
若不曾見得大意便是本初處
手做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
斯者非大意而何若推其極只是性蓋帝之降衷便
是○陳氏曰開於心体上未到昭晰融釋處所以未
敢出仕其所見處已自高於世俗諸儒但其下工夫
不到頭故止於見大意爾附讀書錄程子言漆雕開
已見大意即道也道即性也又曰斯指此理而理即
性也天下萬理不出於一性知性則可悟道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
如此或問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為已見大意見道
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而入而不自知其所以
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
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
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